

趙心波神经系统疾病验案选

閻孝誠 整理 朱文中 审校



宁夏人民出版社

趙心波神經系統疾病驗案選

何孝陵 整理 朱文中 校訂

分

责任编辑：毕广扶

赵心波神经系统疾病验案选

阎孝诚 朱文中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161号)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375 字数48千

1981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1—6,800册

书号：14157.27 定价：0.25元

老中医赵心波抱病著书立说

(代 序)

全国有名的中医儿科专家、北京中医研究院研究员赵心波，身患癌症，抱病著书立说，指导徒弟完成了三篇中医著作，共约二十万字，为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一九七七年春节，赵老因严重的血尿和肺部感染卧床不起，住院治疗。治疗期间，他在病床上，一面向徒弟传授经验，一面修改《赵心波医案》，并动手写作《儿科常见病证治疗》。经师徒共同努力，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写出了一本包括“医案”、“病证治疗”的《赵心波儿科临床经验选编》初稿。

赵老的病后来确诊为膀胱癌，作了肿瘤切除术。他说：“我的生命是党给的，没有党的关怀，我早就不在人世了。我要珍惜这有限的生命，为党多做工作。”出院不到一周，他还站不稳，坐不住，就躺在病床上着手修改《赵心波儿科临床经验选编》，并指导徒弟增写了小儿肺炎、病毒性心肌炎、水痘等常见疾病治疗经验，丰富了选编的内容。

赵老治疗神经系统疾病有丰富的经验，治愈了不少疑难重症。他从几十年的临床经验中，积累了不少有效病案。徒弟们在赵老指导下，从十多万份病历中，搜集到二百二十五

份资料记载较完整、有观察结果的常见神经系统疾病的病历，其中包括癫痫、乙型脑炎等病例。他们对这些病例逐个进行分析，又完成了《中医中药治疗四十例癫痫分析》、《常见神经系统疾病验案选》两篇著作，初步摸索到中医对癫痫的辨证分型和处方用药规律。

（原载1979年8月9日《人民日报》）

说 明

本验案搜集了赵老近二十年在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儿科病房、门诊治疗的部分常见神经系统疾病31例。这些病例西医诊断明确，病历资料记载较为完整，有观察结果，有些随访几年至十几年，疗效可靠。其中病毒性脑炎、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炎、脑挫裂伤、脑外伤后遗症、坐骨神经干损伤等5种疾病共5例，曾收入《赵心波儿科临床经验选编》一书中。为了全面、系统继承赵心波老中医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经验，我们进行了重新整理，再次收入本验案中，供同道参考。

本验案初稿写成之后，承蒙中医研究院副院长赵锡武老中医、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副院长郭士魁、陈可冀研究员、顾问彭杰四同志以及儿科研究室副主任王伯岳老中医审阅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由衷感谢！

一九八〇年八月

目 录

一、流行性乙型脑炎（3例）	（1）
二、病毒性脑炎（1例）	（7）
三、脑炎、脑病及后遗症（5例）	（11）
四、脊髓灰质炎（6例）	（20）
五、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炎（1例）	（27）
六、大脑发育不全（4例）	（29）
七、脑挫裂伤（1例）	（35）
八、脑外伤后遗症（1例）	（38）
九、坐骨神经干损伤（1例）	（42）
十、癫痫（8例）	（44）

附录

常用方剂	（53）
中医中药治疗40例癫痫初步分析	（55）
应用赵心波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和经验方治疗 90例癫痫初步报告	（61）

一、流行性乙型脑炎（3例）

例一：陈××，男，8岁，住院号29149，1958年8月18日入院。

三天来持续高烧40℃以上，伴头痛、呕吐日十数次。昨日神昏谵语，今日昏迷不醒，颈项强直，数日未解大便，小便短赤，舌苔白、稍腻，脉濡数。

查体：颈有抵抗，巴彬氏征、克匿氏征、戈登氏征、奥本罕姆氏征均为阳性，心肺腹未见异常。

脑脊液检查：蛋白(+)，糖2～5管(+)，细胞数186个/立方毫米。

补体结合试验：（1）1:8；（2）1:32。

诊断：流行性乙型脑炎（极重型）。

辨证：热入营血，内陷厥阴。

治则：清营开窍，凉血平肝。

处方：清营汤⁽¹⁾合犀角地黄汤⁽²⁾加减：

杭芍6克 玉竹9克 连翘8克 竹叶卷心6克 菊花6克
犀角8克 丹皮8克 地龙8克

局方至宝丹⁽³⁾一丸，分二次服。

治疗经过：此极重型患者，由蒲辅周、岳美中、赵心波三位老大夫会诊处理。当天下午高烧40℃以上，头剧痛，吐

舌弄舌，烦躁如狂。暑邪深陷手足厥阴，继服上方，并加用活蚯蚓一团、皂矾2克共捣泥糊状，用胶布贴囟门处。两小时后渐安定，但仍高烧不退，神昏谵语，加服下方二剂：

犀角8克 丹皮8克 连翘8克 赤芍4.5克 郁金8克
鲜菖蒲6克 龙胆草8克

先用鲜芦根30克、鲜荷叶一张、灯心草1.2克、竹叶卷心3克煎汤代水煎上诸药；并服安宫牛黄丸⁽⁴⁾一丸。

第二日体温降至39℃左右，精神安定，但仍神识不清，困倦欲寐，脉沉滑数，舌苔薄黄腻。此暑湿郁伏，改用辛开苦降法分消湿热，通利三焦。方选黄芩滑石汤⁽⁵⁾加减：

黄芩8克 黄连8克 滑石12克 杏仁6克 通草8克 竹叶6克 芦根15克 扁豆衣9克 川郁金6克 连翘6克 银花9克

连进两剂，体温降至38℃左右，脉较和缓，仍神识不清，躁扰不安，狂呼乱叫，舌苔黄。重用清心平肝安神之剂，处方：

犀角4.5克 元参心3克 竹叶卷心9克 连翘心6克
寸冬8克 银花8克 鲜菖蒲6克 鲜荷叶一张

并用局方至宝丹一丸、羚羊角粉0.9克，分二次服。

住院第四日神识完全清楚，第五日体温正常，又用养阴润燥之剂善后。住院半个月痊愈出院，经过随访，未留任何后遗症。

按：此案病情危重，由三位老大夫（蒲老、岳老、赵老）会诊处理。他们根据高烧神昏，烦躁如狂，吐舌弄舌，颈项强直，辨证为暑热深入营血、内陷手足厥阴。用至宝丹、清营汤开窍清营，犀角地黄汤凉血解毒；兼用活蚯蚓、皂矾外治，以增强熄风镇惊之力；妙在加用鲜茅根、鲜荷

叶、鲜芦根、灯心草、竹叶卷心煎汤代水，既入心清热，又分利暑湿。这些辨证施治方法继承、发扬了叶天士、吴鞠通等温病学的理论。叶天士《外感温热篇》中云：“营分受热，则血液受劫，心神不安，夜甚无寐，或斑点隐隐，即撤去气药。……如从湿热陷入者，犀角、花露之品，参入凉血清热方中。”鲜茅根、鲜荷叶等就是花露之品的运用和发挥。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强调“暑兼湿热”，并提出了证治原则。治疗的第三天，患者高烧渐退，精神安定，但仍神识不清，困倦欲寐，脉沉滑数，舌苔薄黄腻，一派暑湿之象。三位老大夫遵照吴氏的理论，马上改用辛开苦降法，用黄芩滑石汤分消湿热，通利三焦，使病情好转，获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

例二：谢××，男，7岁，住院号8397，1965年8月28日入院。

发烧六天，伴头痛、倦怠、口渴喜饮、汗出不畅、大便不通、尿少，前天开始呕吐，呈喷射状。

入院当天体温高达40℃以上，神智清楚，颈软，克氏征、布氏征阴性，心肺腹无异常。脉浮数，舌苔黄白相兼。

脑脊液检查：蛋白(+)，糖3~5管(±)，细胞数150个/立方毫米，单核细胞45%，多核细胞55%。

诊断：流行性乙型脑炎。

辨证：气分热炽，夹表湿。

治则：清气分热兼解表化湿。

处方：白虎汤⁽⁶⁾合香薷饮⁽⁷⁾加减：

生石膏60克 知母6克 六一散9克 银花15克 花粉9克

连翘9克 大青叶15克 鲜藿香9克 鲜佩兰9克 香薷9克

治疗经过：入院以后体温持续上升，高达40.8℃，并抽风一次，神识不清，口吐涎，尿失禁。此系暑热逆传心包，引动肝风之险候。于上方中加入止痉散，并增服局方至宝丹一丸。经处理后未再抽搐，体温渐降，第二日降至37.7℃。第五日正常，神识逐步清楚。后改用滋阴清热和胃法，处方：

南沙参9克 麦冬9克 花粉9克 生甘草4.5克 淮山药9克 银花9克 大青叶15克 生稻芽9克 鲜生地9克 生石膏15克

住院十日，唯语言稍欠流利，余均正常，出院调养。

按：高热、口渴喜饮、大便不通、尿少、呕吐、脉数，乃属暑邪入气分，胃热炽盛的证候表现；但兼有头痛、倦怠、汗出不畅、脉浮、舌苔黄白相兼，为暑湿在表未解。吴鞠通曰：“手太阴暑湿……，但汗不出者，新加香薷饮主之。”赵老根据本例患者的具体情况，结合吴氏论述，用白虎汤合香薷饮加减治疗。方中重用生石膏、知母清热；银花、连翘、大青叶解毒；香薷、鲜藿香、鲜佩兰、六一散芳香解表化浊，甘淡渗湿；佐花粉生津止渴，防阴液耗损。虽出现抽风、神识不清等逆传心包、引动肝风之险候，但赵老未改变治疗大法，仅于原方中加用开窍止痉之品，迅速防止了病情的恶化，使此重症在短期内获效。赵老的经验是：暑湿治疗的根本大法是清热解毒兼化湿浊，可以随证选用清透、熄风、开窍、救阴等治法，但要分清主次，不要舍本求末，乱了根本。他常用的方剂是白虎汤合新加香薷饮。

例三：程××，男，1岁，住院号8233，1968年9月15

日入院。

入院前一天发烧，当日中午抽风，四肢强直，角弓反张，经治疗缓解。

入院时呈昏睡状，面部及右上下肢抽动不止。血压为124/60mmHg，心率183次/分，颈有抵抗，膝腱反射未引出，腹壁反射、提睾反射消失，布氏征阳性。

脑脊液检查：潘氏试验阳性，糖1～5管阳性，细胞数28个/立方毫米。

赵老诊治：脉细数略浮，舌质微红，舌苔薄黄。

诊断：重型乙脑。经西医抢救，抽搐虽止，但四肢强直，目呆痴，对光反射迟钝，嗜睡状，高烧40℃，汗出不畅。

辨证：气血两燔，热极生风。

治则：清热凉血，镇肝熄风。

处方：银翘散⁽⁹⁾合白虎汤加减：

生石膏24克 知母15克 银花6克 连翘6克 芦根12克
芥穗8克 大青叶9克 粳米9克 桃仁4.5克 生地9克 全蝎
2.4克 党参6克

紫雪散⁽¹⁰⁾1.5克一次，日服三次，冲服。

治疗经过：第一日持续高烧不解，昏睡状，有知觉，会吞咽，能哭，未抽搐，二便通畅，舌质红、无垢腻苔，脉细数。仍用前方治疗，加用安宫牛黄散0.4克一次，日三次，冲服。第三日体温降至37.8℃，神智清楚，浅反射均可引出，克氏征阴性。第四日体温正常，用滋阴润肺、清解余热、和胃法善后：

石斛6克 生地9克 麦冬9克 银花9克 川贝母8克

桃仁3克 杏仁3克 杭菊花6克 台党参9克 焦麦芽6克
生甘草3克 炒枳壳4.5克

按：此重型乙型脑炎患者，赵老根据高烧但汗出不畅，脉细数而略浮，舌苔薄黄而舌质仅微红，诊断为里热盛、表邪未解，抽风则因热极所致。故治疗以清热解毒为主，佐以活血熄风法。方选白虎汤、紫雪散清气泄热，熄风解痉。银花、连翘、芥穗、大青叶、芦根诸药，既透邪于外，又解毒于内。略加桃仁、生地、全蝎活血，凉血，熄风。吴鞠通有“暑温……脉芤甚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的立论。本案虽无脉芤甚，但见脉细。所以赵老在上述方中酌加党参，意在益气扶正。

赵老十分强调：温热病引起的抽风，主要是热毒引起，治疗必须以清热熄风为主，平肝止痉，活血凉血等法可以随证选用。

二、病毒性脑炎（1例）

韩××，5岁，女，病历号183691，1976年7月12日初诊。

患儿因右上、下肢震颤，头向左倾，口角向左歪斜，于1976年6月28日住北京某医院儿科。入院前两周曾有发烧、咳嗽、流涕，经治疗三天烧退，但较易疲乏。

入院后查体：右鼻唇沟浅，口角略向左歪，舌正中，右上肢肌张力高，伴不自主震颤，右侧腹壁反射消失，右侧巴彬氏征阳性，踝阵挛阳性。

脑脊液检查：白细胞2个/立方毫米，蛋白65毫克%，糖65毫克%，氯化物655毫克%。

血常规化验：血色素13克，白血球总数10,550/立方毫米，中性68%，淋巴27%，单核5%，血沉7毫米/1小时。

超声波检查：中线波有移位。当即请另一医院神经外科会诊：根据曾有发烧、起病较快，目前表现右侧轻瘫、伴肢体震颤，复查超声波中线向右移位，考虑左半球深部病变，性质待定。经作脑同位素扫描发现：前后位、左侧位、右侧位均见在中线稍偏左部有明显的放射性浓集区。脑血管造影未提示占位性病变。

赵老诊视：舌质微红，无垢腻苔，脉沉缓。

诊断：病毒性脑炎。

辨证：风中经络，引动肝风。

治则：祛风活络，平肝熄风。

处方：防风6克 羌活3克 蝉衣4.5克 桑枝9克 全蝎8克 地龙6克 丝瓜络6克 生石决明12克 天竺黄9克 南红花4.5克 生侧柏9克

治疗经过：服上方十二剂，病情稳定，未再恶化，精神、食纳较好。由于唐山、丰南一带地震，1976年7月底治疗暂被中断。

1976年9月13日再度前来诊治：神清，右上、下肢不全瘫，伴不自主震颤，眼底出现早期水肿。脉象沉数，舌质略红，仍系风中经络、肝风未熄之候。治重平肝熄风、活血通络，并佐人参益气生津，意在扶正祛邪。

处方：生石决明9克 僵蚕面3克(冲) 钩藤6克 地龙6克 橘络4.5克 桑枝9克 银花藤9克 南红花4.5克 桃仁3克 生侧柏9克 当归6克 人参1.5克

1976年10月8日三诊：连服上方二十余剂，右侧肢体活动恢复，震颤明显减轻；仅觉夜间右上肢发麻，搓揉则好转。风邪渐除，肝风渐平；但血脉不畅，经络失养，故见麻木。治重养血活血、通经活络，佐熄风之品。

处方：当归9克 杭芍6克 大生地12克 桃仁4.5克 南红花8克 生侧柏叶9克 桑枝12克 橘络6克 伸筋草9克 地龙6克 淡竹叶6克 生甘草3克

1976年10月15日四诊：经以上处理麻木消失，已无明显自觉症状，仅右手在用力握物时略感颤动。脉沉缓，舌正常。用益气通络、调和营卫之法善后。

处方：生黄芪12克 党参9克 枸杞子9克 桂枝尖4.5克
杭白芍4.5克 炙甘草3克 钩藤6克 地龙6克 橘络4.5克
生石决明15克 煅牡蛎15克 生侧柏叶9克

1976年10月30日五诊：患儿跑跳如常，无自觉症状。在北京某医院复查同位素脑扫描，结果前后位、左侧位、右侧位均未见到放射性异常浓聚。两年以后随访，患儿未留任何后遗症，智力发育良好，学习成绩优秀。

按：本案西医诊断为病毒性脑炎，因其有口角歪斜，半身不遂等证候特点，故属于中医的中风范畴。

有关中风的病因、病机，历代医家论述颇多，但众说不一。有主风，有主火，有主气，有主痰；有分真中、类中；有分内风、外风。赵老认为：本例患儿中风主要是外感邪风，中于经络，引动肝风。为什么邪风能够中人？又为什么能够引动肝风？赵老责之为机体气血两虚。正如《灵枢·百病始生》记载：“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由于气血虚，经络失养，易为邪风所中；由于肝藏血，血虚不能养肝，容易导致肝风内动。所以气血虚是内因，邪风是外因，内因是发病的根据，外因是发病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赵老根据这个认识，在治疗此类疾病过程中既注意祛外邪，又注意扶正气。一般情况下，早期以祛邪为主；中期在祛邪的同时佐以扶正；疾病恢复期以扶正为主。本例患儿的治疗，开始针对风邪，以治风为主，重用防风、羌活、蝉衣等散风药物，同时加用全蝎、地龙、钩藤、僵蚕、生石决明等平肝熄风之品，佐红花、生侧柏叶活血，意在加强熄风之力。赵老的经验是：有邪先祛邪，用药恰当不仅不伤

正；相反，可以起到“邪除正复”之效。实践证明：在邪盛、正未衰的情况下，祛邪愈彻底，疗效愈快，后遗症愈少；但到一定的阶段，邪势已减之后，就可加入扶正之品。本例在二诊加入人参、当归补气养血，即本此意。病到恢复期，邪去而正气未复，就重用扶正之品。赵老根据本病气血虚为内因的认识，在恢复期用黄芪、党参补气，当归、白芍养血，以巩固疗效。